

国别与地区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

吴彦

[摘要]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是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觉醒派运动通过合法地位实现权力分享;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超越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实现多元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圣战派运动以暴力手段对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倾向,代表着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是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构成促进沙特家族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由于缺乏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官方统治基础与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改变,政治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觉醒派运动;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圣战派运动;现代伊斯兰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2-0071-76

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在世纪之交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表现为政治请愿、在国外建立政治组织和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等形式。进入新世纪,沙特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已经有更加明晰的派别划分。觉醒派运动通过合法地位实现权力分享,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超越宗教和世俗的界限而实现多元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圣战派运动以暴力恐怖的活动手段对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如何看待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如何把握新世纪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发展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有研究者认为,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具有明显的极端性和保守性,是阻碍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2]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集中体现了沙特阿拉伯民众力量的崛起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激烈抗争。本文试图梳理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思想纲领和政治实践,进而探讨沙特阿拉伯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

觉醒派运动

觉醒主义思想来源于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主张建立以欧莱玛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合作为基础的真正的伊斯兰政府,要求执行仅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法。在政治实践方面,觉醒主义特别强调个人负有按照《古兰经》的命令扬善惩恶的义务,这种义务不能因为国家机构和官方欧莱玛的利益而被忽略。觉醒主义者既不支持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也不表达一种统一的观点。

觉醒派运动于海湾战争期间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是沙特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先驱,在意识形态方面包含传统瓦哈比派思想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双重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觉醒派运动持反对美国和批评沙特政府的立场,质疑沙特王室统治权力的合法地位。觉醒派运动发起的政治请愿运动,宗旨是建立完全独立的具有决定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完全独立、充分保障公民权利。^[3]觉醒派运动的政治呼吁,促进了沙特知识分子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东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09JJD770023。

教界人士的政治觉醒,在沙特国内诸多社会阶层引起强烈的共鸣,进而形成对于王室和政府的极大政治压力。1994年,沙特政府着力打击国内的宗教政治反对派,觉醒派运动领袖萨法尔·哈瓦里(Safar al-Hawali)和萨勒曼·阿乌达(Salman al-Awda)等人遭到囚禁。

90年代末,沙特政府放弃高压政策,试图通过分化和安抚的手段应对国内反对派势力,释放在押的觉醒派运动成员。此后,觉醒派运动停止所有反对沙特官方的政治对抗活动,逐渐退出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阵营,转而宣传“温和、节制”的宗教原则和信仰理念,直至与沙特王室广泛合作和出任政府要职,进而作为惟一合法的宗教政治派别,充当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与沙特政府的中间人。

进入新世纪,觉醒派运动与沙特官方保持良好的政治合作。觉醒派运动明确谴责“9·11”爆炸事件。萨法尔·哈瓦里改变原有的反美立场,发表“对温麦的声明”,批评圣战主义者的恐怖行为,并发表致美国总统布什的公开信,表达其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愿望。^[4]与此同时,沙特政府借助觉醒派运动的宗教政治影响,极力缓和国内宗教政治反对派与沙特政权的冲突。萨勒曼·阿乌达等人接受沙特政府的邀请,多次出席官方发起的国民对话会议。2003年,什叶派人士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给予不同教派以平等的宗教地位和保障少数派宗教族群的政治权利。萨法尔·哈瓦里则声明支持沙特政府的现行政策,并指责什叶派试图分裂沙特国家。^[5]觉醒派运动对国内极端派别的暴力活动持否定立场,明确支持政府打击恐怖活动的相关举措。^[6]2003年5月利雅得爆炸事件之后,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领导47名沙特宗教机构职员、教授和教界人士签署声明,澄清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原则,呼吁反对派与政府开展对话。^[7]

2005年2月,沙特阿拉伯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地方选举,其中50%的议席由选举产生。结果,以觉醒派运动为中坚力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麦加、麦地那和吉达等城市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8]觉醒派运动成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能够在公共媒体领域公开活动,并建立了一些卫星电视、电子通讯、网络讨论版块和其他的通讯渠道。萨勒曼·阿乌达在电视节目和一个支持四种语言的网站上发表观点,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受尊敬的宗教发言人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沙特政府的发言人。2007年,觉醒派

运动获得沙特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在沙特政府的支持下,萨勒曼·阿乌达等觉醒派运动领袖人物与官方欧莱玛竞争,打破官方欧莱玛的宗教解释垄断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位居沙特宗教等级制度的显赫位置。

觉醒派运动对妇女地位、女子教育、女性参与选举等问题持保守立场,对承认少数派权利持批评的态度。2008年5月,萨法尔·哈瓦里支持官方宗教权威颁布的费特瓦,禁止以任何方式支持真主党组织,并且断言真主党组织不是“安拉的党”,而是“撒旦的党”。^[9]萨法尔·哈瓦里强调,对瓦哈比主义者而言,什叶派是背教者。萨勒曼·阿乌达的网站以宣传“宽容和温和”为主旨,然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及其分支在该网站上未能得到宽容,仍然被视作异教和误入歧途的教派。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兼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色彩,倡导逊尼派、什叶派和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合作,主张通过温和的方式推进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化进程,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同步进行,呼吁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代表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中间立场。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根据其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划分为四个主要的派别。“批评派”通常回避政治问题,致力于抨击国内的社会现状和宗教现状。该派成员深受早期瓦哈比派和新萨拉菲主义以及叙利亚学者纳赛尔·迪恩·阿拉巴尼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哈桑·马立克(Hasan al-Maliki)和曼苏尔·努凯达恩(Mansur al-Nuqaydan)。“政治派”主要关注国内政治问题,通过起草政治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表达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该派成员深受萨赫瓦主义的影响,强调早期瓦哈比派理论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结合,抨击官方瓦哈比派学说的僵化思想和保守立场,倡导通过论争的形式实现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改革。该派代表人物是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Abd al-Aziz al-Qasim)和阿卜杜拉·哈米德(‘Abdallah al-Hamid)。“自由派”深受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强调在伊斯兰框架下实现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和保障公民权利,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德(Muhammad Sa’id Tayid)。“什叶派”倡导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建立公民社会,坚持声称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人口具有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并将沙特民族主义与其政治

言论相结合,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马赫福兹(Muhammad Mahfuz)和扎吉·米拉德(Zaki al-Milad)。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最初形式包括举办沙龙和互联网论坛,以及在报刊文章中发表政见。现代媒体提供了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1998年和1999年,《祖国报》和《开放周刊》在沙特阿拉伯相继获准发行,开辟专栏,刊载不同政见的文章。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互联网论坛中积极讨论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和言论。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社会空间。

进入新世纪,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日趋活跃。“9·11”事件以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压力和逆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付诸政治实践的催化剂。^[10]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聚合沙特阿拉伯诸多民间宗教政治流派,进而演变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2002年4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发表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政治宣言,由来自沙特阿拉伯诸多社会群体的150人共同签名。该宣言在强调沙特阿拉伯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开展对话,指责用武力的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的统治,号召尊重他人的信仰。^[11]2003年1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题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的前景》。该请愿书明确宣誓效忠沙特王室,同时要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要求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实现国家收入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地区歧视和宗教歧视、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要求实行权力制约,完善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会议;要求给予全体国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立即释放或者公正审判所有政治犯,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呼吁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对话会议。^[12]该请愿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标志着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开始超越信仰和教派的差别,在寻求政治改革方面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

面对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改革要求,王储阿卜杜拉表示支持改革,并在王宫接见了请愿书的40名签署人。沙特政府控制的媒体出现了一次“利雅得春天”,发表了许多具有改革倾向的文章,一种相对自由

化的政府媒体开始出现。2003年6月,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沙特境内诸多教派组织的代表出席。面对国内频繁发生的暴力事件,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明确指责暴力活动并屡次表达他们对沙特政权的忠诚。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提出:“沙特王国的确存在腐败问题,但是沙特王族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不能为了社会上任何人的利益而使国家陷入不稳定的状态。”^[13]

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再次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新的请愿书呼吁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号召“所有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欧莱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14]将2003年5月以来王国经历的暴力恐怖事件归咎于美国对沙特的干预以及沙特国内民众政治参与的缺乏。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1月,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同年3月,沙特政府以“号召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的罪名,逮捕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15]阿卜杜拉·哈密德、阿里·迪麦尼(Ali al-Dimaini)和马特鲁克·法利赫(Matruk al-Falih)三人以“引起堕落和孤立统治者”的罪名被判处6—9年的监禁,其余的被捕者在允诺停止号召改革之后陆续获释。^[16]2006年8月,阿卜杜拉继任国王之后,赦免了阿卜杜拉·哈密德等三人。^[17]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减少公开的活动,转而在私人领域表达政见,以免法律纠纷。2008年11月,穆罕默德·卡塔尔尼等72名政治活动家在各自家里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沙特安全机构未经指控就拘留数百名沙特人。^[18]

圣战派运动

圣战派运动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核心成员主要是从阿富汗返回沙特阿拉伯的所谓圣战者。该派强调恪守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和早期瓦哈比派的宗教理念,否认沙特家族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指责官方瓦哈比派维护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御用立场,抨击沙特家族实行独裁专制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主张诉诸暴力方式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呼吁穆斯林发动针对沙特家族及其支持者西方世界的全面圣战,代表沙特阿拉

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激进倾向。^[19]

90年代中期,沙特政府强化新闻审查和舆论控制,拘捕反对派人士,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暴力活动随之出现明显上升的趋势。1995年和1996年,利雅得和胡拜尔相继发生针对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军事机构的炸弹袭击事件,标志着圣战派运动开始登上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随后,沙特政府加大对民间宗教政治势力的打击和镇压力度,圣战派在沙特国内的暴力行动转入低潮。

沙特阿拉伯的圣战派运动与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创建的盖伊达即所谓的基地组织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国内渐露端倪。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持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立场,以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为政治目标,呼吁将所有的异教徒逐出阿拉伯半岛,屡屡发动针对沙特家族及其西方盟友的暴力袭击。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多为不满现状的青年学生,崇尚早期瓦哈比派的宗教政治理念,将沙特家族政权视作“不信者”的政权,抨击官方瓦哈比派欧莱玛维护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神学宣传是亵渎信仰的堕落行为。^[20]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代表人物包括胡穆德·欧基拉·舒艾比、纳斯尔·法赫德和阿卜杜勒·阿齐兹·欧马里,其中后者曾经参与策划了“9·11”劫机事件。

2003年到2005年间,沙特阿拉伯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激烈的暴力性反政府浪潮。暴力性的反对派活动主要包括对非沙特人住宅区的自杀性攻击、与安全部队的武力对抗、针对公共人物和沙特家族成员的暗杀行动。2003年,沙特政府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引起沙特民众的强烈不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认为发起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18日,临近利雅得的贾兹拉地区发生炸弹爆炸,沙特政府随后悬赏缉捕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成员,沙特政权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之间的残酷战争从此开始。5月12日,利雅得的三个外国人住宅区发生炸弹爆炸,导致3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1]随后,沙特当局逮捕11名基地组织嫌犯,同时采取严厉的措施抑制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的传播。11月8日,利雅得的穆哈亚住宅区发生一系列爆炸事件,共有18人死亡,至少122人受伤。^[22]沙特安全部队与基地组织成员之间的暴力对抗时有发生。沙特政府不断发布通缉令,采取强硬手段镇压圣战派运动,并逮捕三位为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辩护的宗教学者。沙特政府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引起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的报复。^[23]2004年4月21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对利雅得的秘密警察大厦进行自杀式袭击,这是圣战派运动对沙特政府机构发动的第一次武力攻击。4月30日和5月2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延布发起两次主要攻击外国人的动乱。5月29日,胡拜尔发生动乱,武装分子杀死22名外国人,还扣押许多外国人做人质。接下来的几周,许多外国人在利雅得被杀害,其中包括美国军事专家保罗·约翰逊,许多侨居的外国人撤离沙特阿拉伯。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4月,吉达、利雅得和嘎西姆等地区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沙特当局三次进攻吉达的萨利赫·阿瓦菲基地,并在利雅得发起对圣战派组织的清洗。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则采取报复行动,袭击吉达的美国领事馆,并对沙特内政部和安全部队办公室发起炸弹攻击。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嘎西姆地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与沙特安全部队的武装对抗持续数日。

沙特政府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力量。从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底,共有约50名圣战派成员死亡。2005年3月,沙特政府宣布大约有700名反对派成员在押。^[24]同年10月,国王阿卜杜拉宣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之部分,领导对王国中基地组织据点的大规模清洗。2005年底,沙特阿拉伯国内大规模的暴力性反政府运动基本停止,但小规模暴力事件仍时常发生。2006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两次发起对阿布卡伊奇石油加工厂的攻击。^[25]基地组织还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拒绝向沙特当局自首和接受国王赦免的提议。^[26]2006年下半年,沙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行动,共逮捕136名激进分子嫌疑犯。^[27]2007年2月,4名法国旅游者在沙特境内被杀害,随后沙特内政部宣布拘捕172名激进分子嫌疑犯。^[28]同年8月,沙特安全部队在吉达与基地组织交火,共逮捕34名基地组织嫌疑犯。^[29]2008年春,沙特安全机构共逮捕56名基地组织嫌疑犯。据沙特官方报告,701名激进分子嫌疑犯被扣押至少6个月。2009年1月,沙特当局宣布逮捕9名前沙特政治犯,罪名是从事伊斯兰圣战主义的复兴计划。同年4月,沙特安全机构宣布,他们在邻近也门边境的山区中逮捕了11名恐怖主义组织成员。^[30]5月,一名持枪者在朱拜勒向一辆载有5名外国人的公共汽车开火。^[31]7月,沙特特别刑事法院正式宣判对330名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嫌疑犯的裁决,其罪名是支持和资助恐怖主义、去往有冲突的地区战斗,阴谋导致混乱和破坏治安。大多数人被判处监禁、罚款,或

者是限制旅行,其中一人被判处死刑。^[32]8月,沙特内政部宣布,安全机构缴获372支遥控爆炸物和大量枪支,逮捕44名密谋发动武力攻击的基地组织嫌疑犯。^[33]

结语: 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政治走向的判断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是绝对主义时代经济社会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时代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社会领域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沙特家族的政治集权和御用色彩的官方宗教政治。在绝对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的长足发展与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构成沙特阿拉伯社会的突出矛盾。经济社会秩序剧烈变动和政治制度相对停滞之间的历史悖论是政治风暴源头之所在。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抑或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此间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经济关系的变革和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提供了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客观物质基础。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的政治崛起,体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与沙特王室的权力垄断两者之间的激烈抗争。民主化无疑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滥觞,构成促使沙特家族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动力。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新世纪无疑面临着民众崛起的严峻挑战,形式各异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预示着沙特阿拉伯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可谓民主化政治风暴的前兆。

沙特阿拉伯地处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阿拉伯半岛,素有宗教立国和宗教治国的政治传统。政治生活的非世俗性决定了权力角逐的宗教色彩,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成为民众政治崛起进而挑战沙特家族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世俗反对派长期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诸多民间宗教政治派别尽管不无差异,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宗教政治理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包含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共同愿望。现代伊斯兰主义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强调民众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无疑属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范畴。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借助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蕴含着民众政治动员

的巨大潜力,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实践。

公民社会的缺失,是制约沙特阿拉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派别划分日渐明晰。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多元化倾向,代表着沙特阿拉伯公民社会发育的初步迹象,是为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多数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非法地位,导致民众缺乏反映自身诉求的正常社会渠道,官方意志与民众意志常常处于对立的状态。民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激进的宗教政治运动得以表达,公民社会尚不成熟。

以石油繁荣为基础的食利国家具有利用公共福利缓解社会矛盾之特殊功能。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外国交付的巨额石油美元而非来自国内经济发展之税收。沙特家族以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广泛的社会补贴换取民众的忠诚和顺从,公共福利作为政治无为主义之补偿成为沙特阿拉伯特殊的社会契约。巨额的石油收入还使收买潜在的政治反对派成为可能。沙特家族通过控制石油经济而间接地控制社会变动,确保政治稳定和巩固政治霸权。1999—2001年强劲的石油价格为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注入了强心剂。^[34]尽管存在针对西方国家和沙特政府的暴力攻击,但绝大多数社会民众尚未放弃对沙特家族的支持。官方统治基础与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尚未改变,政治天平尚不足以发生明显的倾斜。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无疑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民间宗教政治派别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觉醒派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国家政治改革的进程之中。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请愿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圣战派运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暴力行动给沙特家族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由于缺乏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派别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觉醒派运动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长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发展阶段,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中产阶级与沙特家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圣战派运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主要与跨国基地组织网络相联系,在沙特阿拉伯国内的支持者局限于从阿富汗归国的圣战者和持激进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城市贫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沙特阿拉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未能得到沙特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

沙特阿拉伯未来的政治走向尚不明确,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较大的模式是,沙特家族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以温和渐进的方式缓解民众与官方的政治对立,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推动沙特阿拉伯的民主化进程。另外一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即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以激烈和极端的方式否定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实现政治权力的更替。

[注释]

- [1] 国外著作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的研究都涉及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沙特家族的政治统治和沙特阿拉伯的民间宗教政治。这些著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状况,但是对其宗教政治派别的成长经历和历史地位缺乏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目前国内对沙特阿拉伯政治状况的研究大多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鲜有著作和文章详细研究 90 年代中期以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政治状况。
- [2] 《浅析九十年代沙特王国的伊斯兰潮》一文提出:“伊斯兰主义者用全盘伊斯兰化抗衡现代化,构筑清教主义乌托邦的企图,从本质上讲则是一种倒退”。见王铁铮:《浅析九十年代沙特王国的伊斯兰潮》,《西亚非洲》1996 年第 6 期。
- [3] 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199-201.
- [4] Safar ibn Abdur-Rahman al-Hawali,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Bush, 15 October, 2001, <http://www.sunnahonline.com/ilm/contemporary/0025.htm>.
- [5] [6] [13] [20]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0-91, pp. 88-89, pp. 88-89, pp. 140.
- [7] Richard Dekmejian, “The Liberal Impulse in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Summer, 2003, p. 413.
- [8]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Autumn, 2005, p. 59.
- [9] “Senior Saudi sheikh: Hizballah party of Satan”, Associated Press, http://www.ynetnews.com/artides/0_7340_1-3286696_00.html.
- [10] J. E. Peterson, *Saudi Arabia and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9.

- [11] “How We Can Coexist”, http://www.americanvalues.org/html/saudi_statement.html.
- [12] St 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Liberal’ Reformist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 Summer, 2004, p. 363.
- [14] [19] [21] [22] [23] [24] 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London: C. Hurst & Co. Ltd, 2005, pp. 52-53, p. 39, p. 280, p. 283, pp. 285-286, pp. 287-288.
- [15] Tim Niblock, *Saudi Arabia: Power, legitimacy and survival*,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03.
- [16]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Autumn, 2005, p. 59.
- [17]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Winter, 2006, p. 140.
- [18]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Spring, 2009, p. 307.
- [25]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Summer 2006, p. 563. “Saudi Arabia: Gunman attacks bus carrying foreigners”, Riyadh, AFP 26.05. 2009, http://www.newssafety.org/index.php?view=article&~catid=527%3Amiddle-east-northern-africa-security&~id=13620%3Asaudi-arabia-gunman-attacks-bus-carrying-foreigners&option=com_content&Itemid=100529.
- [26]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Autumn, 2006, p. 771.
- [27]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Spring, 2006, p. 331.
- [28]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Summer, 2007, p. 516.
- [29]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Winter, 2007, p. 137.
- [30]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Summer, 2009, p. 487.
- [31] “Saudi Arabia: Gunman attacks bus carrying foreigners”, Riyadh, AFP 26.05. 2009.
- [32] “Chronology: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ashington, Autumn, 2009, p. 655.
- [33]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Saudi Arabia”, August, 2009, p. 10.
- [34] 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London: Hurst & Co., 2003, p. 143.

作者简介: 吴彦,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杭州, 310028)

收稿日期: 2010-12-24

修改日期: 2011-01-10

group level, class level, state level to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is have various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Diversified levels of analysis help us look at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 general theory, which is dominated by one level of analysis, in answering the causes of war. In the future, multiple levels of analysis will still dominate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ountries and Regions

58 Transformation of Forfeiture of Property in Russian Criminal Law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by Pang Dongmei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veal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rfeiture of property in Russian Criminal Law, and analyz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contents of the new provisions about forfeiture of property in Russian Federal Law in 2006. The author summarizes its legal concept,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judicial practice by empirical analysis. Combining with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the author presents her view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forfeiture of property in China.

65 Adjustment of ROK's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Naval Armament

by Guo Rui & Wang Xiaoke

Maritime secur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OK's national security. ROK has changed the strategy of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val armament has directe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blue-water navy since the 1990s. ROK's independent maritime defense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and ROK has grown into a regional naval power.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defects in the development, such as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imbalance of structur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es and so on. The rapid expansion of ROK's naval armaments and the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of US-ROK military alliance have brough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g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also made China and South Korea face the potential risk of disputes in maritime rights.

71 Civil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of Saudi Arab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by Wu Yan

Civil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of Saudi Arabi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re the logical conseq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Absolutism period. Awakening movement has acquired power-sharing through legal status. The Islamic-Liberalism movement breaks the boundaries of religion and secular, and integrates multiple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forces. Jihad movement becomes a great threat to the rule of the Saud family through the use of violence.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of civil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represents the initial sig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becom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democratization. Civil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are the impetus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democratiz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Charisma" political leader and political programme that every side can accept, the different civil religious-political movements are difficult to form long-term and stable political coalition.

Book Review

77 A Double-Edged Sword: Gain and Loss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 A Commentary on Dr. Gao Weikai's Book: Free Trad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by Li Zhongjie

In the process of free trade, systematic study of national interests is to stud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rade economics, especially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conomic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cent years, Dr. Gao Weikai has made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field. He has published a lot of valuable papers in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 *Free Trade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s his another masterpiece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t will be used not only as a reference book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rade economics and in graduate teaching, but will also be used as policy support to further improvement of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